

心景

漾动
水中央

上海诗人

林染 乌云中的鬃毛
柯平 杂诗八章
高洪波 有一座城市叫长春
李耕 独语：朽木·土城梦影及其他
赵丽宏 玉屑集
希尼尔 从此，一个没有鸡鸣的小岛
田永昌 最忆是故乡
张沁苑 水中央
徐芳 致一位野蛮女友
孙思 可以谛听的静
东辛 沙雕沙
薛锡祥 云间诗韵
赵卫峰 传媒背景中的2007年中国诗歌
牛汉等“七月诗派”十一人诗选

SHANG
HAI
POET

壹

2008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景漾动水中央/赵丽宏主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7-5321-3281-2

I. 心… II. 赵…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6414 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美术编辑: 雨辰 (特约)

封面设计: 赵小凡

心景漾动水中央

赵丽宏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建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7 字数 123,000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281-2/I · 2492 定价: 1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9111547

半棵树

牛汉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
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

像一个人
为了避开迎面吹来的风暴
侧着身子挺立着

它是被二月的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整地劈掉半边

春天到来的时候
半棵树仍然直挺挺地立着
长满了青青的枝叶

半棵树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

人们说
雷电还要来避它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处的天边就盯住了它



【诗人手迹】

半棵树

牛汉

游 山

禅天禅地也好
道山道水也罢
将心中的那片圣境
化为了几抹青绿

自大回归于渺小
瞬间凝固成永恒

神游中偷得一份宁静
守住了半日悠闲



童 趣

猫儿从时光中
灵变

慵懒如贵妇
娴静如处子
总是款款地
走着优雅猫
步

灵变的色彩
叠加成记忆中的
童年

诗 / 亚岗 画 / 金英



上海

诗人

SHANGHAI METRICIAN

上海市作家协会等主办

心景漾动水中央

主 编 赵丽宏 执行主编 季振邦

 上海文艺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名家专稿

- 004 有一座城市叫长春 高洪波
006 杂诗八章 柯平
010 乌云中的鬃毛（五首） 林染
013 独语：朽木·土城梦影及其他（六章） 李耕
018 从此，一个没有鸡鸣的小岛

〔新加坡〕希尼尔

■ 上海诗人自选诗

- 020 最忆是故乡（组诗） 田永昌
023 心情种种（组诗） 谢其规
025 诗雨浥心（组诗） 路鸿
028 临潼杂咏 铁舞
030 父亲，以及故乡往事（组诗） 玄鱼
032 宝岛行（组诗） 倪家荣

■ 特别推荐

- 034 水中央（五首） 张沁茹
039 爱情与牡丹无干（组诗） 老铁
042 一轮弯月沉溺在大海之上（组诗） 张敏华
044 写在季节的边上（组诗） 李刚
047 高速公路上的乡下虫子（外五首） 程林

主办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协办单位：上海市黄浦区文化馆
编辑：《上海诗人》编辑部 地址：上海浙江中路379号522室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021—63516290 电子信箱：shsrb@hotmail.com

顾问 赵长天 臧建民
主编 赵丽宏 执行主编 季振邦
副主编 田永昌 朱金晨 杨斌华 徐如麒
编辑组 李天靖 杨秀丽 路鸿 张健桐 朱珊珊 王亚岗 征帆
孙思 罗琳

■ 女诗人浦江诗会

- 050 致一位野蛮女友（外六首） 徐芳
055 可以谛听的静（组诗） 孙思
060 心思，拐了一弯（组诗） 罗琳
064 一束鲜花（外四首） 张健桐
067 夜里的灰烬（组诗） 王乙宴

■ 新上海人诗选

- 070 沙雕沙（组诗） 东辛
073 冬天正襟危坐于时间大殿（组诗） 冰马
076 在浮俗的尘寰（外一首） 包光寒

■ 朗诵诗之页

- 079 云间诗韵（五首） 薛锡祥

■ 诗人随笔

- 082 玉屑集（三题） 赵丽宏

■ 海上论坛

- 086 传媒背景中的2007年中国诗歌 赵卫峰

- 094 市场经济时代的“异乡人” 张桃洲

■ 诗海钩沉

- 098 “七月诗派”十一人诗选

孙 钿 冀 沅 彭燕郊 杜 谷
徐 放 绿 原 朱 健 鲁 煤
牛 汉 罗 飞 化 铁

■ 社团点击

- 105 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

文/许强 诗/柳冬妩 何真宗 孙海涛等

■ 诗人手迹

封二 半棵树 牛汉

■ 读图时代

封三 诗/亚岗 画/金英

有一座城市叫长春

高洪波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我从北京赶到长春
装备成奔赴北极的模样
我有点惧怕关外的严寒
但我喜欢那里的文人

那一个节气属于寒冷
踏在长春的雪地上
乘坐着奇妙的有轨电车
雪在脚下吱吱作响
快乐的麻雀却一声不吭
斯大林大街上罕有行人

我去走访杨公骥
他侃侃而谈 纵论天下
告诉我，二十八岁已是教授
在延安应聘 我刚二十八岁



羞愧中无言以对
只注意到他脚下的马靴很精神
一个才气逼人的老人

我去拜望张松如
我知道他的笔名叫公木
《八路军军歌》的作者
此刻却蜷居在一间小屋
门口摆放着的大缸
散发出酸菜的气味
公木朴实平和而又亲切
他的笑容我至今贮存

在一幢红顶小木屋下
我走进鄂华的童话
与化学系高材生谈文学
谈他的《水晶洞》和《幽灵岛》
他倚马可待的才情
倾倒多少芸芸众生

那一天长春的雪层很厚
但我被朱晶和曲有源感动
他们的热情浓烈似酒
驱走了北方的寒冷

我大口吃着关东第一美食
猪肉酸菜粉 “可劲造”
还没来得及流行
“上酸菜”的翠花也没出生

但长春的冬天被酒浸泡
或许还有关东烟的香醇

长春长春，在那一个冬季
我看到溥仪的皇宫
小气万分的“同德楼”
又体味到地下金窟的森严
想到从灵魂到肉体的
沉重和压抑 第一次
关于长春的记忆
涉及一个民族的整体

那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
刚刚在北京召开 邓小平
高举起民族复兴的大旗
改革开放尚属陌生的词语

如今，人们耳熟能详
冬季结下的累累硕果
连接春天 酿造明天
丰满充盈着一个民族的躯体

长春，关于落雪的记忆
还有一座童话之城
给予我的憧憬与想象
让一个二十八岁的文学青年
在今天，写下的
一行行诗句……

杂诗八章

柯 平

茅屋：仿杜甫

铺床叠被的女人 浑身散发麦秸香味
喃喃向门神低语。

我在天空下有一个自己的家
栽种桑麻、菊花和四季瓜果，
窗含西岭残雪，门前
落叶影子里船斜斜停泊。

篱笆分割着秋雨 这是十一月初三。
风开始把屋顶松动的茅草吹向江滨
有的散落在郊野。
老妻连夜酿下三大缸好酒
橡实也已经打下 足够吃一个冬天。

早晨起来登堂入室 一直来到灶下。
神祇的蜡黄面像因火焰更见威严。
柴薪印满霜的印记 鱼干则挂满廊前。
炊烟继续喷吐生活气息。
刀俎的清脆碰撞中 长者吟哦声不断。

放弃对自我的苛求 生活就闲适。
蟋蟀争先恐后入我床下

唱它们的秋风之歌。

从我写作窗口可以看到一群带花纹的小鱼
自由出没于风浪。

在某些时刻 世界与个人是一致的。

通往京师长安的官道上

南村群童围绕邮递员的信袋舞蹈。

我与现实之间唯一的联系已被切断。

世俗的快乐与精神的孤寂——这正是
我在夜间时常思考的。

屋顶的漏处现已堵上 余下的事情

要趁天好时将布衾抱出去晾晒。

整理图书、收拾棋局，还须将花径打扫干净。

而在婚床中央 性爱再度濒临高潮。

带着一阵颤抖蝴蝶飞上枝头

在花心深处播种。

我飞翔着追逐自己的幻象

仿佛蓬门在风中摇摆 最后“呼”的一声关上。

更鼓与钟鼎交替着记载时间。

小桥流水人家 这样的形式由来已久。

我荷锄地头漫不经心观看

落日的辉煌收成。

趁冬天还没到 快给小麦施上最后一道肥。

现在风收雨散 一切进入新的秩序。

我可以安闲地倚杖柴门 注视着

灯烛怎样在房间里移动。

我希望有许多灯烛 和更多的房间

简单 永恒的东西

在黑暗中保持寂静

我终于弃杖走进茅屋 柴门在我身后合上。

家庭妇男

那男子不用去上班 他在家上班。

他是写作者

语言帝国里的国王

同时也是家庭中的仆人。

买菜 做饭 擦窗 收晒衣服

像写作童话一样用平底锅煎蛋。

怀念机关里干革命的妻子 抱着新写的书
站在门口等她归来。

“今天工作累吗？”

谦卑的身体像彩虹 幽远、缥缈

在爱情的天空。

诗篇——给小白

常常 我将七月流火

视作炼钢厂沸腾的炉槽。

我写出的诗篇

多么现实。仿佛当炉的文君

也只是隔壁个体酒店的女经理。

而霓虹灯与电视塔——我的秦时明月汉时关。

我语言的蟋蟀

钻入社会主义的床下。

我在那里 在想象与愿望中

寻找我的声音 我的语调。

我称王称霸 披肩的长发上

戴着槐安国王朝贡的金冠。

微雨的春夜 我指挥意象御林军

攻打结构的城堡。然而

一旦遇上边防部队的探照灯

我就溃不成军 落花流水 逃回辋川。

杭州之夜

苏小小的香车

停在南山路酒吧门口。

净寺敲响钟声 传得很远

向金属争夺丝绸的耳朵。

雨中的摩天大楼——一群文明怪兽。

时代已经将桑田变成沧海。

杭州啊你像一个旧梦已在

夜晚灯海里无处藏身。

无须晓风残月 也无须烛影摇红

因为出租车的尾灯

已照亮你眼角的盈盈泪光。

老电影

暂时不会扬起浸在往事里的长发

一个时代的悲哀。

落花 流水

内心的风景。

玻璃海洋里

漂浮着水母。

这么多的面孔似曾相识

这么长的街道

又是哪一部

老电影里的结尾？

想起一个人熟悉的背影

从街角消失。

玫瑰凋零在镜子深处

镜面上幻出字幕：1930 上海。

啊，我是一个多么苍老的诗人

在集体主义的雨中

撑一把个人主义的伞

走着 走着

从街角消失。

反 向

重新打量自己青铜与雪花膏的五官。

对暧昧部分进行大胆的

以法律为准绳的删削。

我飞过镜子暗处像蝙蝠

躲避强光追逼。

天生的冒险家 却喜欢寄居在婚姻里。

疯狂的念头 在一次次燃烧中使

厨房的锅盖变成王冠。

而现实中我谨小慎微。

甲冑拖到膝头

花岗岩的脑袋 耷拉在海绵的

肩膀上。

坚强的优柔寡断

和懦弱的独断擅行。

夜晚在公交站，灯火闪烁、雨水泛滥。

如果你转身 你将看见汽车

反光镜里有两个男人

一个理所当然 一个情不能已

打起雨伞将你小心送回家。

去年夏天

他们邂逅在群峰最高处

没有看到脚下的岩石

正在松动 就像倾斜的橡树就要落进火里。

他的目光凝视落花 无可奈何。

她的目光反映流水。他们头顶上

展开黄昏的天空 又阴暗 又明媚。

时间已经不多 夏日转瞬过去。

他和她下山 居安思危

一丝微笑忧伤得如同哭泣。

他们在黑夜告别 白天回到各自的生活。

改革推动时代前进 而我在怀旧。

直到今年夏天我还在怀念去年夏天。

市场里的诗人

从猪排的阶梯走下 仿佛明亮光线里

突然出现幽灵。

木瓜、豆荚 再加上一点苜蓿与苕蓝。

他买了满篮子《诗经》里的蔬菜 情不自禁

又朝卖人造食品的摊子拥去。

生活真难啊！

既要保持皮肤的湿度 又要柴米油盐。

走到市场门口 他在鲈鱼眼睛里

看见魏晋风度，他发出惊呼

他写下献给张翰的诗句 但运龙虾的飞机

将他纯情的吟唱打断。

乌云中的鬃毛

(五首)

林 染

江 水

江水在乌云中找到了它的

鬃毛

雨呀雨呀

雨下得谁也没办法安慰

蹄点在我们睡眠的深处

没有羁绊的天空，山野飘动

我们在这儿泊船

一坡的石头

覆盖石头的荆棘有很多很多的刺

在三峡七百里中

那让灵魂不安的江水浮满泡沫

像愈来愈浑浊的爱情

像一头兽，它的头颅是喧响的

在青石的廊下凭栏

获得一川烟雨

以及闪电照亮的一瞬

被江水和光滑的乳房冲击



一棵探向浪花的皂荚树
已充满危险
它和我们都是一身的水
都是结出并且承受果实者

把不是珍宝的秘密藏进悬崖裂缝
然后把钥匙扔进深渊
乌云堆积
江水白茫茫地奔窜
江水带不走岩石累累的原野

路遇一位少女

与我结伴而来的水鸟
经受不住这朵紫地丁的开放
远远地飞了
清新的淡香袭来
我渴望这一瞬间成为永恒
留住这稻田青青
这远乡远野的霏霏雨

温柔的情绪
百解不开的心结，快乐和忧伤
一场冲激的茫茫白雨点
儿时，我常在雨中跑

在夏天的夜晚我曾捉住多少蛴蛴
但今天是叫得令我最痴呆的一只

还有低垂白桐花的树枝
还有我就要去的一座名山
前路迢迢，恍如世界之外

我说的是一个少女
她走过去，而我在车窗内
她矫健匀称的身体充满涵义
我向她发出的邀请
无边无际
白桐花的树枝就要折断

黑色戈壁

一种叫作布亚的植物
在那里向风点点头，她总是点头
而无话可说
干雪上升的时候
我还在小城酒泉淹没了
我感受到布亚不可消逝的寒冷
它的花穗是淡紫的

从那里穿过，黑色的黑色的戈壁
倒下的不曾是我
面对落日的人愿望是那样简单
吹一次一生中最好的箫

白杨树

白杨树

早上去天空洗浴

晚上在无边的风中洗浴

根须中的水，微微颤动的水

月亮和音乐的汁液

苍茫西部大地蕴含的一些清新

不断被树干和枝叶证明出来

高高的绿色喷泉

托起布谷鸟和云雀之巢

在天高月小的嘉峪关外

白杨树在大草滩上牧马

野雉扑翅的祁连，夏末，雪融了

雪水漫无边际

雪水流过马的嘴巴

白杨树很快乐

扬花乱飞，白杨树离家出走

她不是安分的女孩子

骑着马，头发剪得很短

什么也不带

自己的身体就是嫁妆

乌鲁木齐

最初的草原

现在是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是一匹毛色新鲜的马

火红色或者亚麻色

在中国西部辽阔的版图上

打着鼻息

鬃毛簌簌地飘

在乌鲁木齐我有许多朋友

他们在马脖子下

铃铛一样摇动，写着诗

在西部不太茂盛的春天

他们像一片片美丽的桑叶

他们戴着被风沙撕破的草帽

来到最初的草原

他们本身

就是碧绿

火红色或者亚麻色的马

它的背部

乘跨着工业的天空

一些西域情调的波斯菊

还有我朋友们的明亮眼睛

在那儿闪耀

独语： 朽木·土城梦影 及其他（六章）

李 耕

朽 木

无缘（无门路无捷径）站成铜的雕塑。

用梦幻雕塑苦木的形态，随命运，站成一种朽木。朽木，生些木耳、野菇，生些苍苔生些草木人情，湿漉漉中生出些自己独有的气息。

不怪，不孤，

不俗。

不古板，不叛逆，

不先锋前卫。

此朽木并非从佛寺的木鱼边走来，并非从宫殿红木雕床边走来，并非从军阀的警棍法官的惊堂边或者从洋人的洋枪洋炮边走来。

朽木，

从平民的门槛边走来，从释迦慈悲的背影、基督仁爱的滴血的巴掌边的十字架边走来。

